

企鵝記

十五人座的巴士在綿長的濱海公路上成了一個模糊的小點，朝澳洲的東南方緩緩而去。此時，氣溫從正午的三十四度一路下降，最後只剩黃昏殘餘的一層薄薄金光自玻璃外傾斜照入。蜷在車裡狹小座位的我，被那光線照得是醒了又睡、睡了又因車子偶爾經過一個大窟窿的震動而清醒，然而那窗外倒馳的景色仍舊單調美麗得如停格的動畫，使我瞧著瞧著，又不住隨著車子的擺盪而搖頭晃腦了起來。

二月初，正當北半球天寒地凍之際，南半球卻獨佔著一片明媚風光。為此，貪圖陽光的旅人橫跨了赤道，來到位於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我們全家在為期十天的澳洲之旅搭乘著英式路面電車在墨爾本的城區之間來回穿梭，遊遍了整座城市。

舊監獄、淘金鎮、維多利亞市場、皇家植物園和那在聯邦廣場圍成圓圈，隨著音樂起舞的人們，宜人的風景使得來此探訪遊歷的人們，無需走進博物館，便能感受到不管是殖民歷史、移民文化，或是自然生態和人文藝術在這座由暖流年環抱的沿海大城裡，所孕育出的寫意氛圍以及澳洲人那奔放迷人的特質。

第九日，正當我們閒來無事地翻閱著的旅遊指南時，恰好瀏覽到一座距離墨爾本一百三十五公里、車程約莫幾小時的島嶼。書上描述，這座名為菲利浦的小島坐擁了一派壯闊的自然景觀：峭岩、荒野，還有那與藍天倒置相映的粼粼碧海，更教人驚喜的是，上頭寫道，只要在傍晚時前去島上，就能親臨棲息當地的企鵝自海歸巢的盛況。直覺不能錯過的我們當晚便報名了當地行程。

賞企鵝之旅於焉成行；然則，抵達之時，夜幕已悄然低垂。

起伏的墨水襲上了岸邊的岩石，「嘩」地一聲高高激起，卻又瞬間轟然落下。蜿蜒的步道連接著沙丘上的景觀台，緊鄰著壯觀翻騰的海岸。景觀台上，擠滿了來自各地的旅客。不論是黑頭髮的東方人，抑或白皮膚高鼻子的西方人，全都因急遽擴大的溫差而瑟縮成團，迎著海風，耐心地等待著嬌客的現身。此時，澳洲的艷陽早已落入地平面，少了陽光的普照，天空與海面不知不覺地連成了一片灰茫茫，無邊無際地教人是失了神也看不見盡頭。這盈滿眼簾的景色竟是如此原始、渾沌而昏昧不明！隨著人流魚貫而入的我不禁為眼前遼闊得使人迷失東南西北的景象所懾，因勞累而困頓的心房頃刻間更被奔湧的海浪給掏空、抽盡。

島上的規定是不許拍照的，也為了防止驚擾到企鵝的歸巢，所有遊客更是只能坐在景觀台層層高起的階梯上，不能任意走動。因此，大家緊挨肩膀地坐在一起等候，此刻，只剩大自然震耳欲聾的聲響、羽絨外套細碎的磨擦聲和人們偶爾的交頭接耳。在我左手邊的女士——聽那說英語的口音，我想應是位德國人——正詢問著一旁年輕導覽員昨天有多少企鵝現身，而另一邊的日本夫妻，則是安撫著興奮的孩子乖乖坐下，以免等會兒企鵝先生生氣，便不走到這兒來了。各種語言在耳邊交疊，夾在之間的我，卻失落於眼前洪荒初始之象，無心

分辨耳邊陌生的語調。一個鐘頭過去，八點五十五分，正當我將脖子縮在厚棉外套裡感到百般聊賴、卻又凍得打不起盹兒之際，那撲岸的浪頭再次急急退去，竟留下了一個令人欣喜的白色圓點！觀者們還沒能鼓譟起來呢，一隻、兩隻……，更多的企鵝在我們雀躍地注視中搖搖晃晃地踏出了浪花，散亂卻有秩序地跳上了不遠處的一塊凸岩。我打量著眼前可愛的鳥類，或許是早已習慣了訪客的緣故，岩石上的企鵝很是從容地用短小的喙整理著糾結的絨羽，甚至拍拍刀片狀的雙翅，活動起筋骨。神仙企鵝體態嬌小，貌似精靈，成年的也不過二、三十公分高，黑白兩色的羽毛下覆蓋著飽滿柔軟的脂肪，甚是渾圓。然而渾圓，卻並非擁腫，仔細一瞧，我們仍能從那背脊的線條窺出有別於其他鳥類的流線輪廓，如此構造使得企鵝得以在水中獵捕以海為家的魚類。我曾經在海生館裡見識過企鵝泅泳——那速度快得如一顆子彈，只能從划水時留下的線形泡沫追尋牠們的蹤跡，更令人驚奇的是，牠們擁有飛快子彈所沒有的、能恣意改變方向的本領。我一面靜靜欣賞著這群企鵝在壓頂夜色裡亦步亦趨地反穴歸巢，一面暗嘆起造物者是如何的幽默與神奇。

微黃的探照燈下，一批又一批的企鵝在沙地上留下了繁複紛亂的腳印。

或許是正值繁殖季的緣故，企鵝們的數量多得讓在岸邊遠眺的中國旅客不由得驚呼：「又來了一大鍋兒啦！」幾隻企鵝甚至走累了，便「咚」地一聲向前一倒，枕著圓滾滾的肚子就這麼休息了起來，滑稽的模樣引人發噱，實在是可愛過分。

其中，有兩隻小企鵝特別地引人注意，企鵝遊行的隊伍在步道與岩壁之間，若不會神一瞧，很難發現一旁的灌木叢裡有兩個小傢伙蹲伏的身影。看牠們的體型，推測牠們應屬於不需出海的幼雛，再看那一個帶頭的老大範兒和另一隻唯唯諾諾跟在後頭的模樣，還是對兄妹檔。看著牠們從岩壁上吃力跳下，忽地跌滾，忽地爬起，出乎意料地，當我還在納悶牠們有什麼企圖呢？這兩個傢伙竟倏地衝入了人家好端端的隊伍裡，一個勁兒地向前撲去。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其他企鵝們是一邊拍著翅膀一邊尖叫著四散逃去，徒留撲跌在沙灘上的兄妹賣力站起，步履蹣跚地回到原本的草堆裡去。「在求偶嗎？」一旁金髮的小姐發表了看法。「在攻擊同伴？」另一個小孩看向了她的爸爸。正當目睹的群眾好奇地猜測起這場脫序演出的原因，倒是有位外國朋友的猜測最使我信服、也最令人莞爾。「大概是餓到了不管是不是父母都衝上去爭啄食物的地步吧！」

饒富興味地看著牠們的背影隱沒於星空中，朝盡頭漸漸縮小消失，我的雙眼因失去目標而只剩一片荒野。裸露的草梗，及點綴似的花葉。

千年前這群企鵝是否也是這般依循著太陽升落、月亮盈虧地作息著？是否也是依照季節的推移而代代繁衍？而人類，又在哪兒呢？我的思緒頓時穿越了岬角邊那由浪潮雕鑿出的海蝕洞，沿著時間的軌跡回溯到了生命初始之時。時光倒返，那時，蒼茫的天地間，隨著浪聲的拍打，島上的企鵝仍舊搖搖擺擺地在沙坑裡孵著蛋，而人類，人類才剛以雙腿站立而起，在一旁，以無畏的瞳眸環顧這片無垠的大地。

眼前向四周綿延伸展的大洋，是古老陸塊的一道裂口，而這巨大深沉的裂口，應是由亙古以前那陣撼天動地的搖晃所割。在此，生命的原型被牽扯、變

形、搏揉成體，於浪花的捲裹之中，最終甦醒探頭，登上了陸地。

萬物自裂口中跨出，在這世界上互相消長、競爭、共存，大自然不著痕跡地運作，串接起生命與非生命間的所有關聯。起初，人類也在那上岸的隊伍之中，俯身嗅聞泥土的氣味，抬頭暢飲雨水的甘甜，和諧地在這片沃土上與眾生存活。然而，幾億年過去，不知從哪個明確的時間點開始，人類卻慢慢不再赤腳於大地上追風奔馳，不再仰望蒼穹裡的星斗以尋找回家的路。人們執起了象徵文明的火炬衝撞山川使其避退、編織七彩的繩結以描繪史詩和神話，甚至創造了文字試圖追尋歷史飛鳥的去向。在進化的分歧路口，我們褪去了自然的野性與天性，已逐漸退化的視覺、聽覺、嗅覺，去交換一個作為「人」的模樣，徒留這座浮島上的生靈繼續跟隨著生命的週期生生不息。如今，祖先對於大自然的那份景仰，成了我看那企鵝笨拙步履時心裡深處的感觸和共鳴，也變成了演化長河裡，殘存在人類心頭上的一點原始遺跡。

我沿著那漫漫長河順流而下。

將近夜半時分，企鵝都已返巢入眠，空蕩的海岸使得旅人回神收拾起行囊、準備踏上歸途。可是，家還遠著呢，我想。回頭一望，漆黑之中，潮水依舊翻湧不息，像是在揮舞著手臂，也像是在洗去我們所留下的足跡。或許，它知道，人類去來，終究只是四季遞嬗裡的微小組成，亦如那企鵝逐浪、魚群洄溯；又或者成為今日以後，我端詳地球儀時，從那經緯分界之間格外留心的一個小點罷了。